九正易因

巽下
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九二悔亡　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九四田无禽　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上六振恒凶　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大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風恒　　學問事說得至透

恒者久也旣謂之久則恒在我自然不必于求矣初當巽入之始於今始求之者也无求而求求自不利恒者恒也旣謂之恒則恒在中自然不見其深矣初當巽入之下始求深入焉者也无深而深深自致凶其唯九二乎居中故无深剛而无求故悔亡九三重剛不中又巽爲進退爲躁卦三居巽極德之无恒可知也此而知羞

猶可乃躁進之人揚揚自得自謂有道而使或者從下以承其羞則亦何所容于朋侶之間哉九四居上之下震動方始益妄意有獲而不知田之无禽无得之非得故夫子反之曰縱欲得禽亦自有道苟處常動之地而欲求至靜之原雖久何爲乎震爲大塗田象巽爲雞禽象六五以陰居陽恒其德貞矣而不免爲夫子之凶者益知恒而不知恒之不可以恒也上六處震之

極猶然振恒以爲功而不知其爲无功之大焉益知振而不知恒之不可以振也甚矣恒之難言也恒不可不恒不可得不可不得不可振不可浚不可然則將何如亦曰恒久而不已焉耳

附錄

楊簡曰上下之情不相與則不和不和亦不能恒雷動風作率當相與巽而動不忤六爻剛柔皆相應如此則可恒矣觀其所恒所恒卽所感

知所恒卽所感則天地萬物之情昭然矣苟以爲所感自有所感之情所恒自有所恒之情則不唯不知恒亦不知感今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此其不恒者皆形也其風之自其雨之自不可知也不可知者未始不恒也其音聲則不恒其動作則不恒其聲音之自動作之自不可知也不可知者未始不恒也知其自未始不恒則知其發其變化亦未始不恒无所不通无所

不恒曰恒曰咸皆其虛名曰易曰道亦其虛名
天地萬物之情如此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
之情如此
王輔嗣曰靜爲躁君安爲動主故安者上之所
處也靜者可久之道也處卦之上居動之極以
此爲恒无施而得
楊簡又曰振振動也至于其終而猶振動則大
无功聖人發憤忘食蓋懼其如此故自志學而

立而不惑而知命而耳順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而後其功大成吁得則吉失則凶可不畏與又曰雷風天下之至動疑不可以言恒而恒卦有此象此人情之所甚疑而君子以爲未始或動也孔子曰哀樂相生卽風雷之志也而繼之曰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夫哀樂不可見不可聞其謂之未始或動其孰曰不可未始或動是不易方也此

○○○純透

楊簡又曰振振動也至于其終而猶振動則大无功聖人發憤忘食蓋懼其如此故自志學而立而不惑而知命而耳順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而後其功大成吁得則吉失則凶可不畏與又曰雷風天下之至動疑不可以言恒而恒卦有此象此人情之所甚疑而君子以爲未始或動也孔子曰哀樂相生即風雷之至也而繼之曰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夫哀樂不可見不可聞其謂之未始或動其孰曰不可未

始或動是不易方也此之謂立此之謂君子此之謂雷風此之謂不可以動靜論

○○王伯安曰君子體夫雷風爲恒之象則雖酬酢萬變妙用无方而其所立必有卓然而不可易之體也

張藐山曰恒者天地古今之常理也然理雖恒而中間情僞愛惡千變萬態若但以恒理執之未易與極深研幾者道矣故不恒不可恐或承之羞也恒亦不可恐如婦人女子也以爲常理合當如此定當如此而深求之不可振動而求之亦不可甚且不止无禽而已六爻之中止落得九二居中悔亡何也日月久照以得天也四時能久者以其變化也聖

人能化成者以久於其道也道者何法四時日月陰陽變化之道故能化化成也故曰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不恒者與田无禽者無論已若徒知恒其德而浚恒焉振恒焉皆不知變化之道與天地萬物之情者也君子不竭人之忠不盡人之歡不浚恒也巽而動不振恒也

艮下
乾上

遯亨小利貞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

往何災也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執用黃

牛固志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九五嘉遯貞吉　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　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大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天山遯　取象難亦文王之卦也

遯之爲卦二陰浸長四陽退氣以其當退氣之時故曰遯以其能與時行故曰遯亨此卦九五當位而六二以浸長之陰應之初不見此之爲退氣彼之爲浸長唯知照舊相應與時偕行而已可不謂之遯而亨乎不遯也乃所以爲善遯也不然何以能亨何以爲大何益于時義而遯之是以君子終日遯世无一日不遯原不待小

人浸長而後遯也況正當浸長之時乎初六方出門即與君子來往君子不知亦便與之往來是不知遯之于始也到尾來見其心事不類始惡而遯之不亦晚乎能免厲乎故曰不往何災言起頭若遯而勿往又何災厲之有如寇準之薦丁謂張浚之薦秦檜及二子據權得君始惡而遯之而卒爲其所陷是也張浚之對高宗曰近與共事方知其暗遯尾之厲此最著矣卦以

上爲首以初爲尾故曰遯尾六二正當浸長之時如唐李林甫然林甫初見明皇信任李適之私謂適之曰華山最吉山陵所宜也於是適之告明皇明皇甚喜卽語林甫林甫驚曰臣非不知但華山陛下本命豈宜輕動故明皇以此黜適之而敬林甫而林甫得以固結明皇之志矣宋之秦檜亦用此術以去三大將之權結高宗之歡所謂親執之于朝直用黃牛之革以束縛

其手足而不得說而被執者猶然不知傷哉凡坤皆爲牛艮指故言執居中故稱黃三爲艮止之主與之同體旣係而止則同體有疾厲必及三但二與初皆其素所臣妾者在家則三爲家主在國則三爲長官令三雖有所係然艮剛居上自能畜止其臣妾浸長之勢使之但可小事而不可大事則亦吉矣旣吉有何厲乎九四與初本有相應之好方好而遯君子之吉不待言

者夫君子既吉則小人自否自不能爲君子之
累若待尾而後遯安得不與之同其否也五與
四比以四爲嘉故曰嘉遯此又見九五之志非
六二之所能固所以爲貞吉也夫正志之陽既
與之有嘉則固志之陰自无所售其浸長之術
然則果有九五之君雖二陰日厠其側何妨但
九五之君千載未易遇則千載之陽剛亦將困
于陰柔之小人與曰狄梁公之事則天也焉長

泌以白衣謁靈武姚以方外佐靖難是無可議秉忠原非宋之臣子亦無所不可後之從政者非三子可比將称何長樂老人可欲節耶有客有客曰其焉乎

樂之視五季也隱于市朝行乎危亂與濟俱沒與汨俱出又自有甚遯之道耳陶弘景不肯仕梁陳希夷不肯仕宋固矣然李泌以白衣謁靈武劉秉忠以緇衣謁上都我朝姚少師以方外佐靖難雖其故人女兄亦拒而不見而文皇及諸大臣固坦然而无所疑也是亦甚遯也嗚呼必如是而後人已俱濟无所不利與

附錄

蘇子瞻曰陰盛于否而至于剝君子未嘗不居其間遯以二陰而伏于四陽之下陰猶未足以勝陽而君子遂至于遯何也曰君子之遯非其丟棄而不復救也以爲有亨之道焉

代蘊之曰六十四卦皆以五爲君位其間或有居此位而非君義者有居他位而有君義者

焦弱侯曰肥字古作蜚與蜚字相似後世因譌爲肥字九師道訓云遯而能飛吉孰大焉張平

子思玄賦云欲飛遯以保名曹子建七啓云飛遁離俗金陵攝山碑緬懐飛遯皆可證

王畿曰小人无忌由君子激之也不惡而嚴无惡聲厲色以啓其怨忿言遜而行正貌和而中剛欲詆无隙欲玷无瑕凜然如天之不可犯焉卦初四二五相應四陽以剛臨之不惡而嚴象也

九三能畜止其浸長之勢故當遯而自不遯上

九居遯之終故飛遯而人莫知

張藐山曰大壯利貞言君子之勢雖既壯又當大者正也然否之時則不利君子貞一貞也何以利何以不利也遯曰小利貞則不可解矣小人而肯曰我利貞乎傍人玫曰爾宜利貞耶當浸長之時中人皆變爲小人矣諂臣媚子皆稱功頌德矣小人方居功曰天生德於予安知何者爲正而居之也　係遯者下爲二陰所比三遂係而不肯遯然此時二

陰尚是臣妾三之剛力能畜之亦以二陰纔方浸長非當權用事之日故三得而畜之耳

好遯者言方與小人交好而即遯也此之謂知幾五則見四之好遯而嘉其好遯憇而好我偕手同行

初繫之以有孚者何故以初自信為君子又當大壯之時正彈冠連茹之日遽動何妨不知爾壯于頄而壯于趾可乎　壯是君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

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

也

九二貞吉　九二貞吉以中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

子而用壯便是小人

壯之五與大有之五皆是以柔而吉用剛者

其角　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藩決不羸尚往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

吉　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

長也

大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余謂四陽皆動無不動者但九二居中動而中節故吉初則壯於趾如咸其拇咸其腓者皆

雷天大壯　取象難

此卦唯九四當剛動之爻故動而貞吉動而悔亡藩決之途盛開輹壯之輿甚大尚往何疑也是謂大者之壯故曰大壯是謂大者之正故曰大壯利貞正而且大天地如此苟非正而動安可動乎故九二直以居中不動乃得貞吉若初九者居下在初去震體殊遠豈宜遽動是故其趾似壯其征必凶縱有陽實之孚定致困窮不

易動而無至三則直用其壯也善用壯者以不用爲用若用壯則與用罔何異是初不當壯于趾三不當用壯矣乃以九居四反貞吉藩決而吉何也蓋九四當體之初將可以動而五上皆偶而虛非

久乃九三雖曰與震爲鄰然鄰人有藩尚在其前可徒觸乎二唯過剛不中直用其壯故聖人曰此小人之事焉有君子而可如此夫君子當壯之時但知其爲正也是故可以壯不可以用壯若用壯則雖貞亦厲象觸藩而羸角矣角徒羸而藩終不可決非罔而何豈其恃六五平易而不見吾用壯之失邪但五雖平易而不見吾之有失曾知五亦平易而不見吾之有得也漢

若三之有剛爻摧亘其前故三則爲觸藩四則爲藩决時固然爾
上六居卦之上前無藩何觸之有又非羝羊不能觸而曰羝羊觸藩者何也上與三爲正應使三之觸而羸其角者上之過也故聖人責之也

文帝云惜哉子不逢世使當高皇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其喪羊于易如此夫文帝乘中之君也平易近民寬簡馭世羣陽雖壯自无所用其壯蓋羊雖壯必不能壯于平易之地五雖喪羊亦自不復知有喪羊之悔者故曰喪羊于易无悔此御世之術止動之方抑壯之勢无藩以待其觸其柔能勝剛之善道與然而大壯之時未可以一槩也上六與三爲應聖人曰羝羊觸藩在

本爻則不免有用壯之咎而在正應則當詳察其羸角之艱會合之難決不宜使之不能退不能遂徒往而无所利而終身長抱用壯之咎也葢歷四與五而後得遇其艱如此如伊尹之於湯然在世人固以割烹疑之而咎其爲要在湯則實詳察其爲咸有一德之臣始雖艱而終則吉保不致長咎者信矣哉大壯之難遇也雖曰戒其用壯斷以利貞豈知爲人上者固宜廣開

衆正之門不可令其羸角哉蓋當大壯之時陽德方亨彈冠結綬亦大賢君子所必不免聖人垂象立訓諄切示戒不過欲以成就其正耳彼爲人上而不能吐哺握髮以收集之若漢文之君非不美矣卒使李廣不得封矦賈生抱恨以死何其太不惜才也是豈視人之技若巳有好人之彥聖若自口出者邪故五爻獨言其位不當上爻復斷其不詳有以與

附錄

蘇子瞻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以大者爲正天地之至情也

楊簡曰雖剛而不動亦无由見其壯故曰剛似動故壯九四奇畫橫截其前觸藩羸角象以九居三又乾體之極用壯象六五居前耦而虛藩決象

劉濬伯曰乾爲輪輿壯在輪輪壯在輹

楊廷秀曰六五當衆陽盛强于下之時乃能使衆陽帖然而自喪者正以柔順和易之德調伏之也故无悔羊卽四陽本義曰卦體四兊有羊象焉

☷坤下
☲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六三衆允悔亡　衆允之志上行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大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火地晉　此亦文王之卦

明出地上其道大明晉明之時也今不曰晉明而曰晉進者以六五一柔進而上行居離之中當五之位以大明乎天下故謂之進又坤體三陰皆安國之侯亦順而彚進以麗乎大明之君是以亦謂之進焉以此而進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三接卽三陰今觀六五以文明柔中之主廣大地之度順遍照之容當時諸

侯凡有失得皆一切勿恤而不與校矣此羣下所以畢見其忱而往吉无不利與以陰居陽宜有悔居離之中其德大明而下皆順從則其悔亡初六方晉如而卽若摧如以九四也六二既晉如而反若愁如亦以九四也夫處柔順之地當晉明之世猶慮若摧而不敢進蓋以見其爲卑巽之至矣是初之貞且吉也初可以泰然于罔孚雖與四不相信何咎邪獨行其正焉可耳

六二居中當晉而進進雖可喜而中若不喜亦可見其外順而中虛是二之貞且吉也受兹介福于其王母不亦宜邪若三則順之所極同升咸孚而其志上行矣猶然不肯遽進必衆允之然後進亦以進爲悔機恐其未免于悔故也夫初也二也三也皆順也皆安國之侯也自五視之則皆得也皆所謂得而勿恤而往吉无不利者也唯四以九居四非位也以剛處進非順也

晝伏夜動非能晝進者也是鼫鼠也蓋居離明之下不敢當離明之照是自失其明也然自五視之正失而勿恤而往吉无不利者也自不能晝進而何嘗不容于中天之下乎乃上九過剛處晉之極以四爲其同邑維用伐邑而不知其厲焉雖愛得惡失亦是其吉是其无咎是其貞正之道然悔吝卒不免矣蓋斯時也上有失得勿恤之君下有摧如愁如衆允之臣上下康安

晉接不遑自无用角勝爲也由此觀之三表五餌之術決不施于粟腐貫朽之世明矣但得天下无冤則一張廷尉而足而何愁于鼫鼠之竊位也是故几杖不朝何必繫單于之頸陸賈足使何必羈南越之頭縱有洛陽年少千金一諾亦終夭死大梁老死河東而何取于利用伐邑之人哉故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乃知大明晝晉爗光昭揭將順不暇此康侯所以用錫馬蕃

庶晝日三接與文王欲際斯時而不可得故特
致歆羨焉夫明出地上爲晉明入地中則明夷
矣傷哉武曰何以知晉三陰皆爲安國之侯曰
文王也九侯鄂侯也謂之安國之侯天下萬世
其誰曰不然固宜其晝接之不遑矣

附錄

楊簡曰介大也祖母曰王母王者之母亦曰王
母鼫鼠陸明德云五技鼠也本州螻蛄一名鼫

鼠許愼說文云鼫五技鼠能飛不能過屋能緣
不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
不能先人
荀子曰鼫鼠五技而窮楊倞所註本說文吾鄉
樓尚書亦註說文云異乎詩之鼫鼠
楊廷秀曰六二以柔順之德逢文明之君當亨
進之位能居中守正以進爲憂而不以進爲喜
若此可以得吉矣可以受庶馬三接之大福于

其君矣王母君之柔中也六五是也

程正叔曰志上行志欲上順麗于大明也上從大明之君此衆志之所同也

王畿曰日初出地進而上行爲晉之象日出地則明入地則晦日之明本无加損也蔽與不蔽之間耳君子視明出地上之象悟性體之本明故自照其明德君子之學欺曰自欺慊曰自慊復曰自復得曰自得明曰自明昭曰自昭知曰

自知皆非有待于外也

張藐山曰從來君子進退只視一人明與不明爾明出地上此千載一時也君子彈冠衮衮而進又何疑焉仍且摧如愁如仍待衆允之而後進君子之難進固如此麗乎大明尚且愁如況當不明不白之日乎但彈冠結綬之情君子小人一也余謂君子當晉之時宜先為小人地此否泰初爻所以皆繫連茹也此晉之六五所以曰失得勿恤也以柔中文

明之主君子小人之辯無微不炤康侯鼫鼠
並容于光天麗日之下小人皆化爲君子矣
晉其角則不必矣只一味勿恤焉可矣

䷣ 離下 坤上

明夷利艱貞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六二明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六二之吉
順以則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南
狩之志乃大得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入
于左腹獲心意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箕子之貞明不可
息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於天後入於地　初登於天照四國也後入於地失則也

大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地火明夷　　正文王之卦

彖象兩言明入地中明夷原只取不見天日世界昏黑之象而已上六一爻乃正言其不明而晦者初登於天後入於地不明而晦象也如紂亦剛決之主第无奈失則何耳失則不法也是以晦也明夷事莫著乎文王自初至四非文王其誰以之夫以內文明而外柔順猶不克於蒙大難然則當明夷之時可不利艱貞以盡晦其

明乎初九之明夷始於羑里也其象爲飛則垂其翼行則三日不食往則主人有言聖人當此可奈何哉亦曰聽天而已焉六二之明夷困於羑里也其象爲夷及左股不可以不遠拯矣旣拯不可以不用馬壯矣是爲順人心合天則吉哉九三諸賢之所爲矣聖人於此曷敢知乎亦曰順衆而已焉獵禮大獸公之小禽私之詩曰言私其豵獻豜于公是也九三獵狩於離之南

而得大首以獻於君不知者以爲疾其知者以爲貞此聖人大得志之時豈易與常人道乎故至六四而羑里出矣以此入君左腹獲君心意始得出此門庭而成生還之事所謂向者受傷至此始出也其象則下三爻爲落地之日有入象四一爻處落日之上有出象故自六四以下皆爲文王之明夷彖所謂利艱貞晦其明者具見之矣夫當其不明而反晦也則雖以聖人不

免入地下而見傷及其艱貞而用晦也則雖至强暴可以獲心意而出地上孰謂利艱貞一語非文王出門庭之微旨與六五與君偕晦則箕子之明夷貞是已佯狂以避至晦矣然人但見其晦而孰知箕子之明一何如其不息也所謂愈晦而愈明非獨一時不息殆千萬古而不息非不息也不可息也熊南沙曰大難天下之難內難一家之難又離有飛鳥之象坤爲腹離亦

爲腹呂仲木蔡介夫謂心在左腹見醫書子謂大難外難也唯外難可以計挍求出亦可以晦明不入若內難則出不得入不得眞難矣故箕子之明夷晦不息明亦不息夫子特深贊之不必申以艱貞之戒也夫天地有晦明之時聖人與時偕行亦不免嚮晦宴息若曰吾內文明而外柔順不宜遠蒙大難豈知內有文明則外必有輝光烏容掩邪唯至于明入地中晝晦其明

无朋可見如箕子然乃爲深體易象合乎明夷之時故文王斷以爲箕子之明夷而自視鈌然若不知艱貞者至矣美矣非文王大聖人其孰能感創至此哉

附錄

王畿曰日出崦嵫没於虞淵明夷之象君子觀明入地之象于蒞衆也而用晦以爲明葢用明則察人情反睽疑而不安唯用晦而明始得蒞

衆之道此垂旒黈纊之義察淵魚所以不祥也

張蒑山曰明出地上千載一時也日入地中亦千載一時也大難是天下之難舉世皆然內難則問當之者誰爾殷士膚敏祼將于京雖曰天命靡常獨無靦於面目乎箕子微子宗臣也而子曰三仁何也此千古不決之疑也祖宗養士之報尚責之冠裳食祿之家叩馬靖難之臣至今雌黃未定而況其他乎讀書者安可以不講也天地人三才並峙何以

質鬼神而對天地也